



节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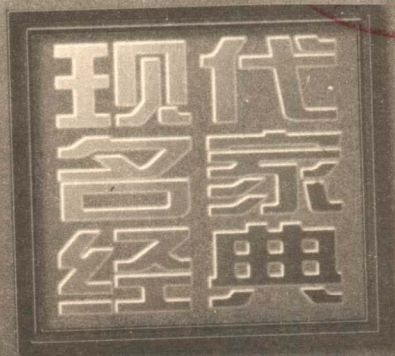
彭家煌 著
新世纪出版社

42.491
PJH

妇 节

彭家煌著

45B—3



名誉主编：冰 心 萧 乾
主 编：傅光明

新世纪出版社

编 者 的 话

《现代名家经典》已是第四辑了。

第一、二、三辑出版以来，无论其编选内容，还是其印刷、装帧质量，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，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，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。这令我们甚感欣慰，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。

依照前例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—1949 年之间。本辑选取的郭沫若、叶圣陶、冯至、何其芳、鲁彦、艾芜、穆时英、彭家煌等八位作家，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、骁将，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。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，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，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。八十年代以来，文学史家实事求是，拨乱反正，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，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

了应有的重视。应该说，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。

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，有的还被一选再选，拥有大量读者。作为一个新的选本，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。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：一是篇幅小。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，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。二是选材广。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，只要是精品，一并入选。因此，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，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。

本套丛书名为“现代名家经典”，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，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、更为鲜亮些。

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，是人们公认的美文，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，我们在版式、封面、用料、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，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。

前 言

现代文学史上，常常有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被命运捉弄，不能在当时得到公正的评价。非得过了几十年，因某种历史的契机得以重见天日，享受早该享受的赞誉。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沈从文的老乡，早就被他称之为“有成就的小说家”的彭家煌，也是类似的命运。

彭家煌，1898年出身于湖南湘阴。其舅杨昌济先生，是近代湖南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。1919年彭家煌从湖南一师毕业后，经杨昌济先生引荐，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职，并拟赴法勤工俭学。因杨昌济先生不久

后病逝，彭家煌去国留学未果。1924年考入上海中华书局工作，一年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。1926年开始发表小说。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：《怂恿》、《茶杯里的风波》、《平淡的事》、《在潮神庙》、《喜讯》、《出路》和中篇小说《皮克的情书》。1931年，彭家煌加入左联。不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两个多月后虽经营救出狱，但从此病魔缠身，两年后不幸去世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
彭家煌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小说家。他最初的小说创作，主要源于鲁迅先生的影响。他的短篇小说《怂恿》、《活鬼》、《美的戏剧》等都是乡土小说的优秀作品。茅盾早在1935年就高度评价了彭家煌的农村题材作品，称他“用了更繁杂的人物和动作把农村生活的另一面给我们看”，“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《怂恿》里就已经很圆熟”。

的确，彭家煌描写湘北洞庭湖滨农民生活的作品，不仅在当时的文坛已属上乘，即使放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现今来看，也应称成功之作。对此，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概括得很清楚：“他的乡土小说，比许杰的要活泼风趣，比许钦文的要深刻成熟。尽管他的乡土作品不算很多，在乡土作品中，他却是一个佼佼者”。

彭家煌最叫人称道的是他既能写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村小说，也擅长描写反映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的都市小说。他的作品富于喜剧色彩，但喜剧的背后，又潜隐着他对不合理社会的否定和对人生丑恶的嘲弄。他是一个极真诚的人，他那颗真诚的心始终迫使他正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龌龊。但他又异常宽厚，他总喜欢在一个制高点笑着俯

瞰、审视众生。故他的乡土小说，诙谐中蕴藏悲悯，他的市民小说，冷静中流露同情，他的知识分子小说，则嘲讽中寓含反思。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中，题材领域如此宽广，小说技法如此圆熟的，恐怕不多矣。

彭家煌的小说非常好读，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，情节的演进、抑或作品的语言运用，都甚少某些现代作家的流弊而显得丰富多彩，十分地道。

总之，彭家煌被遗忘了几十年，现在重新被专家和广大读者所肯定和喜爱。相信读者读完他的这部分作品，会有自己独到的评判。

目 录

1

目 录

前言	古太 1
----------	------

小 说

风头	1
怂愿	7
活鬼	28
美的戏剧	39
节妇	48
晚餐	65

现代名家经典·彭家煌卷

2

勃谿	77
在潮神庙	105
不平凡的故事	127
我们的犯罪	138
Dismenyer 先生	147
蹊跷	158
莫校长	170
皮克的情书	180

风 头

冬至的晚上，已经九点多钟了，海三爹办完公回来，坐在客堂里的火炉边的围椅上，炉边仅有几个孙男恋恋的不曾睡，他觉得很无聊，就将酒壶灌了一大壶酒煨着，预备慢慢的喝着来熬夜。本来他老人家一年难得办一两回公，偶然办一回公也不觉着累，这里的所谓公就是家庙里开祭，开祭有酒喝，可惜一年只一回，难过瘾，所以回家还得喝，那末除了家庙开祭以外他便没有旁的公可办吗？那也不见得，如果科举不废的话，虽则当年第一次秀才落了第，他老人家是能够二次三次考下去，尽有赶考的工作干的，如今革命党已把清朝革成了民国，那就只好怪他

没有什么可干的，况且不干什么也尽有的吃，有的喝，儿子都大了，很孝敬长辈，孙子也成了群，虽则进的是洋学堂，不见得有出息，然而在他这年纪也该抹抹糊糊享一点清福的，眼睛一霎就快六十啦！

这时，酒已热了，他提壶筛了一杯刚要凑近嘴，忽又拿开了，因为对着渺小而会顽的孩子们，蓦地引起他家庙里的一杯感融来。这是他幼年时的事，蕴蓄在心中多年了，童年的光辉在他的眼前一闪灼，不期察出自己是怎样的伟大了，而这伟大平常已没有谁有工夫来仰慕，来追索，所以他想自动的将这伟大在孩子们前面糟蹋了也罢了：

“当年我像你们这般年纪的时候，咳——”说糟蹋也不能随便糟蹋的，他说着，眼睛老气横秋的向孩子们一扫，先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，其实孩子们是不会不玉成公公的志愿的，也用不着毕恭毕敬的做得那末规矩，有酒喝的公公就不会放了酒杯挡过他们的，如今既是一个个低头静寂的坐着，好像专诚听讲的样子，这公公就很畅快的说下去：

“《四书》啊，《诗经》啊，《礼记》啊，《左传》啊，我统统读完了，连《易经》也读了一大半，哼，你们才读到国文第几册啊？说啊——”他老人家傲然的瞧着孩子们，等到酒杯在嘴边“鸡”的响了一下之后，还听不见一个孩子的回答，也就不忍过于逼得他们面红耳赤的，连忙把话又接上：“文章是一动笔就两三百字，行行打夹圈，除了正批之外还篇篇打顶批，那像你们这样‘的’‘呀’‘吗’凑不上两三行呵！——至于字，莫说你们的这些鬼

画符，就是你们的先生，唉，我记得我那时临的是赵孟頫的帖，每回一题笔，你们的伯公公总站后面看，看完了就对这个对那个说：‘你说乡下团转左右的字啦，怕没有一个赶得上我们海三的，天分真高，还只十一二岁咧——咳咳咳！’”

他老人家说到这里就又呷了一口酒，放了杯子腾出手来摸胡子，这胡子好似一座苍郁的松林，松林中仅有一条路，他的思想不往松林外面跑，只会往里面钻，钻到尽头又弹回来，把那道地的货色给全体搬出来：

“书读得连环倒背这不算，我还大大的出过风头咧！在你们这般年轻的时候就有那末大的名誉，这是你们做梦都做不到的，唉——咳——本来，你们老公公在世的时候，家教也实在严，那像而今我对你们这样放纵的，书背不出就不准吃饭，不准睡觉，这样的严法，你们想想看，本事练不练得好？”他老人家干了酒之后，就又筛了一杯，接着说：

“我记得也是今天吧，不，是冬至的前一天，老公公是大祠堂的总管，祠堂开祭，他老人家得早一天去，那时候，他教我们的书，我们一知道他有事去，就谁都不肯进书房，尤其是我，像野鸟一样制不住，老娘姐动了气就打了我一顿，这可伤了老公公的心啦，他愤愤的对老娘姐说‘一点小事就打他干什么呢？’老公公是很同情我的，他随即又安慰我：‘海三，就不去上学了吧，今天，同我到祠堂去，今年大祠堂里的祭文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读呢？’末后他就关照老娘姐，‘海三的妈，赶快替他换了衣服吧！’这时候，我很骄的，我偏装假不肯去，其实那年家

庙的祭文就是我读的，谁都知道，童子声音极多高，极多清秀啊，又能持久，当然读得比大人好听得多啊！当时吃祭酒的就没有一个不称赞，什么东西都先拿给我吃，所以到大祠堂去，我是顶高兴的，咳，咳，咳！——到了大祠堂，那时族人都爱逗我玩，在公房里，老公公同族长谈话，谈到我，就说：‘这孩子也能够读祭文呢，所以也带他来了！’族长惊骇起来了，说：‘噢，这样小的人就能够读祭文啊，真了不得，好，我们族上又出了个脚色啦，哈哈，真难得！’——开祭本来在晚上，那天晚上，老公公把祭文拿出来，背了人念给我听，其实里面的字就没有几句不认得——祭文有好几篇，原来有人读的，因为我会读，就让一半给我读，实在，千多字一篇的祭文，跪在地上慢慢的读，是不容易的，末后那篇顶长的正祭文就归我读，读的时候，族长啊，老公公啊，亲自拿了烛站在旁边，还有许多人围着看，打杂左一杯白糖开，右一杯白糖开，送给我喝，那次我读得特别好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我一点都不脸红——”

话说得多了，他老人家就将酒当白糖开似的一连喝了两大口，再说：“读完了，族长拢来摸我的头，夸奖：‘好脚色，倘是再过两年还了得，几岁啦？’老公公答道：‘还只十二岁咧！四书五经都读完了，就只《易经》没完工，文章也做得二三百字，还清顺，字也写得很发跳，这孩子天分倒不坏，就只看将来怎么样！’哼，将来怎么样，世界变啦！咳！——”他老人家叹了一口气，停了一停，接着说：

“听了老公公的话，族长就摇着头，一面讲：‘这是不

可能的，这样小哈，难得的，将来一定跨灶，一定跨灶，哈哈，好好的把他培养出来吧，翰林举人是靠得住有分的！”

他老人家喝了一口酒，知道“跨灶”两字是孩子们不懂的，解释道：

“‘跨灶’是比爷老子的本事好的意思啦，你们懂吗？唉，无论谁，本事好就会什么人都看得起他！比如我，自从大祠堂里读过祭文，——咳咳咳，大祠堂究竟是大祠堂啊，差不多有些人连祠堂门都不能进，还讲读祭文，呃——我读过了祭文就谁也认识我，恭维我，连打杂的都认识，第二天下午回家的时候，他们还指点我对人家说：‘那就是昨晚读祭文的脚色啦，倒看他不出噢！’”

这已经够光荣了，但海三爹的光荣却还不止此，他筛了酒之后，喝了一口又继续说：

“这还不算什么，你们大概知道从前大行有个芝大爷吧，谁都叫他芝大王爷的，是前清的候补道，脾气很大，族上有什么事他喊怎样就怎样，谁犯了事要开祠堂门，如果他在场的话，哈——没有道理讲，先打了屁股再说，像这样有威风的人，族上是少不了的，不然，地方只看见出事，动不动就打官司，那还成话！所以我们族上的人是用不着打官司，到了大祠堂，天大的事也就完结了，哈，芝大王爷——谁敢惹——呃，他就给我骂过一顿，这是谁都知道的——就是那年大祠堂开祭，晚上正祭是祭过了，但天还没有亮，谁都得起来，因为第二天上午要到许多祖坟去扫墓，早饭不能不吃得早，那时候，我一个人正睡得鼾呼呼的，忽然有人喊我，我不理，推我，我糊里糊涂的醒

了，就骂：‘吵什么，见了鬼啦，这样早就把人家吵醒！’那喊我的人碰了钉子就对老公公说：‘你看，我喊海三起来吃饭，海三破口骂我呢！’老公公带笑带骂的推我说：‘海三还不赶快起来，是芝大爷叫你啦，这不是乱骂得的啊，你睁开眼看看。’哈哈，乱骂不得也就骂过了，那怕他是天王爷！”

停了一会吧，他老人家又举起了杯将最后的一口酒喝了说：

“九九归一，这就是因为我会读祭文的缘故啊，不然，芝大王爷是好给人白骂的么？——算起来，这些事情到如今又有多久了啦——咳，于今我可不成啦，老啦，嗓子坏，中气欠足，就只看你们看，如果肯挣气，明年冬至我还想带你们去试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睁开醉眼带着无穷的希望抬头向孩子们一望，可是这时候孩子们有的低头垂在胸前，身体前后左右的摇摆着，有的，手里的陀螺滚在火炉边，人却瘫软在椅靠上，于是他老人家大大的绝望了，将空杯往茶几上一掷，翘着胡子摇头慨叹道：

“唉，对牛弹琴——去睡你们的吧，你们这些小猪猡！”

这些小猪猡一个一个的惊骇的滚开了，客堂里冷静的如同家庙一样，只剩了那顶出名的祭文的读者孤单单的还在那里熬夜。

怂 愿

端阳节前半个月的一晚，裕丰的老板冯郁益跟店倌禧宝在店里对坐呷酒。

“郁益爹，旁大说：下仓坡东边政屏家有对肉猪，每只有百三十来往斤，我想明日去看看；端阳快了，肉是一定比客年销得多，十六七只猪怕还不肯。”禧宝抿了一口堆花（酒），在账台上抓了一把小花片（糖）；向老板告了奋勇后，两只小花片接连飞进了口。

“嗯，你去看看，中意，就买来；把价钱讲好，留在

那儿多喂几天更好，这里猪楼太小，雅难寻猪菜。”郁益安闲的说，忽然想起旧事，又懒洋洋的关照着：“你去了第一要过细些，莫手续不清，明日又来唱枷绊，翻门坎。他屋里的牛七是顶无聊的家伙，随是什么，爱寻缝眼的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凡事离不了一个理，不违理，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！”禧宝满不在乎。

牛七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：哥哥四爷会八股，在清朝算得个半边“举人”，虽说秀才落第，那是祖上坟脉所出，并不关学问的事，只是老没碰得年头好，在家教十把个学生子的《幼学》、《三字经》，有空雅爱管点闲事；老弟毕过京师的业，亲朋戚友家与乎宗祠家庙里，还挂起他的“举人”匾；侄儿出东洋；儿女们读洋书的，不瞒人，硬有一大串。这些都是牛七毕生的荣幸，况且箩筐大的字，他认识了好几担，光绪年间又花钱到手个“贡士”，府上又有钱，乡下人谁赶得上他伟大！他不屑靠“贡士”在外赚衣食，只努力在乡下经营：打官司喽，跟人抬杠喽，称长鼻子喽，闹得呵喝西天，名闻四海。他雅喂过蚕，熬过酒，但都是冒得一眼经验，凭着一鼓蛮劲去乱《么》^①，每年总是亏大本，没得“打官司”，“抬杠”那样的成绩好。他的身胚很高大，大肚皮水牛一般的，在文质彬彬的兄弟里，他真是走了种的蛮。他的排行是第七，人们便派他一个“牛七”。他胆量很大，又学会了刀，叉，拳，棍，武艺，黑夜里听见屋前后有响动，一个人敢拿短棍入山赶强盗。有一年清乡委员下了乡，还几乎挨了他的

① 《么，gāo，搞。